

從天星的鐘聲聽歷史呼喚：尋找民間主導的文化政策

發言大綱

陳清僑

嶺南大學 文化研究系 教授
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代理主任

1. 香港人對文化並不冷漠。民間社會的文化運動，長久以來從未間斷。
然而，香港政府的反應和政策為何？
【參考：附件 A 《天星：香港意識的搖籃》】
2. 香港人對自己的歷史至為關懷。回歸以來，我們不斷在加強認識我們的過去，培育這一代的和下一代人，去尊重和掌握歷史，使更有主體意識地邁向未來。
然而，香港政府能否有效地回應民間的步伐、發展和訴求？
【參考：附件 B 《當年沒有人反對拆天星？》】
3. 香港人對開放民主社會的渴求熾熱，情懷既深，層次亦高。我們對民間社會的投入和參與，提升了市民在文化涵義、社會記憶、歷史傳承等方面的認識和關心。因此，九七之後，民間的聲音日益清晰，我們希望有效地參與在社區和城市生活的建設及管理之中。
然而，香港政府的「以民為本」的政策如何執行？
【參考：附件 C 《曾特首，你聽到嗎？學界支持保留天星碼頭》】

18-12-2006

Stephen CHAN Ching-kiu, Ph.D.

Professor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Acting Co-ordinator, Kwan Fong 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Lingnan University [tel: 2616 7492; fax: 2572 5170; email: sckchan@ln.edu.hk]



17-12-2006 16:41

天星：香港意識的搖籃

--安徒

| [歷史](#) | [國/家/後殖民](#) | [社會運動](#) | [政治](#) |

[這篇文章已閱讀了 1219 次] / 平均 4.86 [7 個評分]

今年是二零零六年，也是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四十周年。當年一名香港青年蘇守忠，孤身在中環天星碼頭發起絕食抗議，聲援洋人市政局議員葉錫恩發起的反加價簽名運動。

一九六六年，另一名青年人曾鈺成，正就讀香港大學一年級。

一九六六年，再有一位剛從港大畢業的青年人孫明揚，正式加入殖民政府。

一九六六年，又有另一位沒有考上大學的青年人曾蔭權，向殖民政府遞上求職表格，翌年終於受聘加入殖民政府服務。

一九六六年，是香港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也是上述幾位青年人的人生交叉點。

蘇守忠以一名華人青年的血肉之軀，和平地抗議殖民政府施政，不料一石激起千重浪，引發九龍地區自發的人群示威。警察強行彈壓，引起廣泛騷亂，一死數十傷，先後上千人被捕。原本出身於英中名校聖保羅的曾鈺成，目睹殖民政府殘酷鎮壓青年，萌生反對殖民統治之意。畢業後投身左派愛國隊伍，以愛國反殖為職志。

另外兩位青年人，則對殖民統治的醜惡一面視若無睹，對本地其他青年萌發的反殖意識不為所動，一心實現當時殖民地下打皇家工的最高夢想，選擇為英女皇服務。

上述幾位青年人，原來成長於戰後香港國共對抗、冷戰對立的思想政治氛圍下。他們所認識的政治，差不多完全套上了不是共匪，就是蔣幫的二元對抗的有色眼鏡。當時的香港青年們，或為沉重的家國情懷而變得傷感，或因過重的無力感而頹唐放縱，各走極端。意識形態的桎梏，扼殺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獨立思考能力，他們也不相信能夠改變殖民政權勾結高等華人商賈的不良施政。順民心態泛濫，華人除等待洋人議員葉錫恩的良心請命外，絲毫沒有市民應該當家作主的意識。

天星碼頭上演的蘇守忠抗議事件，非因意識形態教條，非因家仇國恨，而是平白踏實地本於民生疾苦，社會公義。他單身以獨立人仕身份，直接挑戰殖民政治施政的不合理。史家已認定，天星加價事件，是整個六、七十年代本土社會運動的第一聲，也是香港戰後土生土長一代人的本土意識、本土社會關懷的萌發點。因此，也可以說，天星碼頭正是香港意識的搖籃。

沒有四十年前的天星事件，我們難以想像往後整整十多年，風起雲湧的六七暴動、中文運動、保釣運動、反貪運動。沒有這些運動，香港的廉政改革，社會改革也不會加速進行，逼令一個夕陽殖民政府，在餘下的歲月，建成今日這個相比起來較為公正、合理和健全的香港。

事實上，天星加價事件如果是一個香港的集體記憶的話，它絕對是屬於孫明揚、曾蔭權、曾鈺成這一代人的，而遠遠不是這幾天以來風餐露宿在推土機前的今日年青人的。

然而，這一輩人原來擁有的這份集體記憶，卻沒有令今日掌握了後殖民地時代政經體制權力的要人，在這個重要日子，對四十年前香港反殖民意識萌生的歷史事蹟有所反思，對當日做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的事件，沒有任何悼念。相反地，這個見證了香港意識和本土身份萌芽的天星鐘樓，在不絕的反對聲中，不消半日就化為塵土，時人對此大惑不解。

正如 George Orwell 的名言：“誰掌握了過去，便控制未來；但誰掌握了現在，便控制過去。”但是，記憶與遺忘是並存並生的，控制過去，不單關乎如何記憶過去，也關乎如何遺忘過去。所以，剛建成十年的金紫荊廣場可以花上近億元重修，但真正吹起本土青年第一聲反殖民主義號角的中環天星碼頭，卻急於被送進垃圾堆，那又豈是一項拆卸工程那麼簡單？

事實上，與其說對天星鐘樓所作的是一項拆卸工程，不如說是一項“洗底工程”的重要一環。一如電影《無間道》當中的劉健明，決心要消滅任何關於自己曾另有効忠對象的人證、物證，不希望有人記起他的過去。香港這一輩在一九六六年走上他們的人生交叉點上的青年人，今天都忙不迭去使這個令他們尷尬的年頭被淡忘、遮掩。要被洗掉的記憶，不單是孫明揚、曾蔭權在當年高漲的反港英殖民政府浪潮，警察鎮暴的催淚彈硝烟中，加入殖民政府為英女皇効忠的尷尬史實，也包括六六本土青年反殖騷動，間接刺激六七左派暴動，把曾鈺成等愛國左派青年，帶入迂迴曲折的歷史深淵的史實。

前殖民地的華人高官，無人有勇氣反思在殖民壓迫中為女皇効命的過去；愛國左派也無人樂於檢討自省，六七十年代自己的迷亂錯失。當時他們雖然分別站在兩個針鋒相對的立場，但同樣的是，他們今天都無意坦盪盪地，翻起那段早已塵封的記憶，也無意帶領香港下一代，去真正反省和總結歷史。他們寧可以空洞的放眼將來的口號，不斷向香港下一代散播歷史健忘症的病毒。試問有這種受“洗底情結”困擾的特區領導人和當權派，又何會鍾情於保護天星文物？

然而，六十年代並不是這批“殖民”及“反殖民”的精英和權貴所壟斷的，六十年代也是廣大的其他香港青年人，在反覆跌盪中探求獨立思考途徑的年代。蘇守忠在天星事件所示範的抗議精神，正是香港新一代非左非右的獨立思考、批判精神和本土意識的典範。它在冷戰時代令人窒息的意識形態桎梏中，尋求自身的解放，以本土民生實務為本，擺脫來自左右的政治操弄，宣示殖民地下被剝奪了的公民權利和責任，為香港文化主體性奠下基石。

六六天星事件，啟發了往後既非投身盲目愛國左派，也非與殖民政權同流合污的另類青年政治選擇。然而，這種在天星抗爭中展現的非左非右，立根本土的反殖民、求自主的公民意識，卻是往後的愛國主義左派諱言迴避，也是當前手掌權力的“前殖民／前反殖”權貴們，推行了上十年的“洗底工程”欲除之而後快的。

所以，在行政、技術和經濟能力，完全有時間、空間去作臨崖勒馬的決定而不作，或許是發展主義、土地價值等大脈絡底下必然的產物，然而，更深層的原因，恐怕是某部分晚殖民青年一代，恥於面對自我的精神虛弱癥候吧了。

當年沒有人反對拆天星？

葉一知

保護天星碼頭之戰期間，官員或某些搭訕市民常說：五年前規劃時不反對，為甚麼到今天才反對。

因為，當年政府只說「搬遷」，沒說「清拆」。而且，當年已有很清晰的聲音，反對拆鐘樓。不信？就讓我給大家看看當年的報道，以正視聽。

(為方便，只找來明報報道，如果有需要，我會找更多)

(相關文章: [尖沙嘴天星巴士總站改廣場](#))

更多證據: [揭破政府拆鐘樓的謊話\(歡迎廣傳\)](#)

明報(1999-09-05) - 六成人：應保留天星碼頭

【本報專訊】城市規劃委員會與九倉集團在中環天星碼頭搬遷問題上仍然膠著，但一項調查發現，接近六成受訪市民認為天星碼頭不應受到中環填海工程影響，即應原地保留天星碼頭及鐘樓。

商台「雷霆民意」上周四為了解市民對政府保護有歷史價值建築物工作的意見，用電話成功訪問五百一十七名市民，回應率六成四。

調查結果顯示，對港府這方面工作表示滿意、不滿意及「一半一半」滿意的受訪者人數相若，分別是百分之二十三、二十一及二十三。

另有三成三受訪者表示「不知或難講」。

一成支持搬鐘樓

調查又問到，在中環填海計劃影響下，應如何搬遷或保留中環天星碼頭時，近六成認為應原地保留碼頭及鐘樓，另外一成六認為只須保留鐘樓，亦有一成支持把鐘樓搬往新碼頭。僅百分之二受訪者認為毋須保留天星碼頭。

城規會上周四與九倉集團商討後，同意天星碼頭及鐘樓具有歷史價值，應一起保留在中區新填海的海岸線，但城規會並未即時接納九倉集團在新填海區的選址建議，留待日後進一步研究，並且否決在新填海區上預留電車路線用地。

明報 (1999-08-29) - 遊人看碼頭遷址

Olof Hjelm 和太太Daniela (瑞典)

「中環天星碼頭是很古舊，但運作仍然良好，船速又很快，轉眼間已從中環到達尖沙咀，很方便；應該保留現址。」

Mr Colin Fisher Mrs Chris Pickard (英國)

「小輪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若要遷移，也應該要完整保留。」

Gary Antaki (美國)

「有很多東西可以代表香港，山頂景色、維港景色、小輪、電車等等，缺一不可。」他認為碼頭可以遷址，但應保留現貌，再引入先進、現代化的設施。

Valentina (意大利)

這位意籍少女過境香港，準備到廈門讀書。「天星碼頭是古舊的，但很有代表性，故縱使遷移位置，也要完整無缺地保留外貌。」

陳小姐 (香港)

「小輪可說是香港的標誌，如果要搬移，亦要整個碼頭搬動，不要分割為碼頭還碼頭，鐘樓還鐘樓。」

明報(1999-09-02)-保護海港保存天星

中環至灣仔一帶的填海計劃，在各方反對之下，結果填海範圍大大縮小，維多利亞海港不至於被一再填海而倖免於成為溝壑。保護海港是縮小填海的主要理由，這是感情上的，不是從經濟或功能角度去考量。

既然基於感情上的理由保護維多利亞海港，亦可以基於同樣理由，保護和海港相關的事物，而天星碼頭正正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標記，它是香港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因為填海而要搬遷天星碼頭，我不反對，但要搬便整體搬，而天星碼頭的鐘樓及全體建築便是這個整體不可分割的部分。

如果以創意思維去解決問題，大可以考慮把整體鐘樓「原貌」搬遷，然後把新填海的中環至灣仔會展一帶，發展成為文化、歷史長廊，既吸引遊客，亦成為香港一個深具文化、藝術氣息的公共空間，一舉兩得。希望港府負責規劃的官

員，不要單從量化的角度看問題，試試從保護文化遺產的角度開創新空間，港人萬幸矣。（取材自新城電台節目《平息你的風波》）

明報社評(1999-08-30) - 城規會應保留天星碼頭原貌

港府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出，拆卸天星小輪碼頭，遷往中環港外線碼頭所在，原地只保留一座鐘樓。提出這個建議的官員文化視野狹窄，歷史意識欠奉，建議一旦付諸實行，香港不但失去一個最有代表性的旅遊景點，也會將一個世紀的歷史和集體記憶抹掉。這是極嚴重的文化罪行，城規會必須斷然拒絕。

當局逼天星小輪碼頭搬遷，是為了中環灣仔填海計劃，政府希望建一條海濱快速公路，連接西隧出口與銅鑼灣段的東區走廊，以解決中環金鐘等樽頸地帶的交通擠塞問題。港府官員誤以為，天星小輪的歷史價值在於船隻和鐘樓，不在於碼頭，所以只要保留了鐘樓和船隻，搬碼頭的歷史影響便不大。

天星小輪、電車、山頂纜車、太平山頂和維多利亞港，早已成為了香港的標記，世界每個角落的旅客，凡到過香港者都有相類似的印象，是香港最珍貴的文化資產之一，絕對不能因為修蓋公路而肆意破壞。

即使為了解決中環商業區的交通擠塞問題，而要遷移位於填海區範圍內的天星碼頭，也應有一套較為妥善的方法，例如把整座碼頭連同鐘樓一起搬，不能搬得遠，也不能分開或改建，必須保持整個碼頭的外觀不變。這樣才是尊重歷史、尊重文化的做法。

試試想想，如果有一天，英國政府出於城市發展的現實需要，建議把位於倫敦市中心的國會大樓搬遷，另覓地方建一座又大又新的議會大樓，原址只保留那座舉世知名的鐘樓，西敏寺其餘部分悉數拆遷，英國人會認為對歷史文化沒有影響嗎？

天星小輪碼頭的古老外貌、牆上斗大的往紅磡與火車站的字樣、形態獨特的小輪和碼頭樁柱、上蓋的鐘樓、碼頭外的人力車、與中環商廈近在咫尺的特色，統統屬於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能夠不搬最好不搬，一定要搬的話，也只能原封不動地整套一起搬，新的碼頭內部可以翻新，可以引入現代化設施，但外觀應該五十年不變。

法國人搬遷多施火車站，曉得把整個車站的建築保留下來，內裡則改裝成一流的現代藝術博物館。外面看來與原貌一樣。巴黎的國際文化都會地位也就是這樣的建立起來。香港搬尖沙嘴火車總站，以為只保留一座鐘樓便可以了，在鐘樓旁另蓋一座不倫不類的文化中心，今天誰會記得那處是無數大陸移民到香港的第一個落腳點？誰還會明白孤寂的鐘樓背後那段可歌可泣的香港歷史？

文化中心永遠成不了香港的文化中心，正如西港城永遠無法取代擺花街，我們已錯了許多次，拆毀了一件又一件的文化瑰寶，今天不能再錯下去了。為了我們的孩子，還有他們的孩子，必須留住香港僅存的少數文化標記和歷史遺產，因此我們必須反對政府提出的遷拆天星小輪碼頭方案。

明報(1999-08-29) - 消失中的碼頭

已經有一百零一年歷史的天星小輪，是香港的標誌之一，不過，為配合政府的中環灣仔填海計劃，中環天星碼頭有可能要「大屋搬細屋」：從現址移師至中環港外線某一個碼頭位置，搬家之餘，有可能「唔見一籜穀」——就是碼頭頂的鐘樓。

擁有天星小輪的九倉集團則認為，從商業角度、歷史意義和旅遊價值看，政府「眼光短淺、狹窄」。

本來，九倉有連串計劃發展天星碼頭，九龍倉運輸投資有限公司董事及總經理易志明說，他們滿肚子密圈有很多新發展意念，可讓「天星小輪多服務一個世紀」，不過，政府修訂中環灣仔填海範圍，搬遷天星碼頭，打亂了他們的步伐。

另建碼頭願望落空

他說，天星碼頭願意搬遷，在談判過程中，政府答應在現時的港外線碼頭以外，另給天星撥建碼頭，但這次在憲報公佈的計劃中，政府沒有遵守諾言，新碼頭的好夢落空，作為專營者事前也未獲通知。

易志明埋怨政府忽略天星小輪的存在和歷史價值，過分勢利：「政府純粹從小輪的功能出發，認為港內小輪是非必要的交通，可有可無，既然現時碼頭數目已足夠供公眾使用，故無意再興建碼頭。」

按照政府的計劃，天星碼頭將要搬至現時中環港外線碼頭，到時要與經營坪洲、梅窩線的油麻地小輪重新分配碼頭使用。

搬家影響廣告收益

易志明又說，現時港外線碼頭的設計，根本不容許豎立很多廣告牌，更加不可以設立商舖；然而，天星小輪的四成主收入來源是來自廣告收益和舖租，政府此舉，變相扼殺了天星的生存空間。

易志明說，政府認為，中環港外線碼頭可以重新裝修，若空間不足容納商舖，可在鄰近撥出空地讓天星小輪繼續招租。對於這個概念，易志明批評說不是「一

減一加」的算術，因為現時在中環和尖沙咀的天星碼頭內，都是一些售賣陶瓷、小食、印章、油畫等充滿東方色彩的店舖，這些都是吸引遊客的因素。

易志明坦言，從生意角度出發，天星小輪早應「摺埋」，不過，天星小輪值得存在的是其歷史意義和吸引旅客的價值。

「可服務多一個世紀」

今年是天星小輪一百零一周年，外國傳媒都形容天星是「香港的標誌（a Hong Kong icon）」；外國遊客來港的行程之一，就是乘坐小輪遊維港，看景色。現時每日平均有三至四成乘客是遊客。

易志明批評，政府只從功能考慮，毫無藝術感。他說政府認為天星小輪的歷史價值在於船隻和鐘樓，不在碼頭，搬碼頭不影響船隻的歷史，而鐘樓可安排原地保留。不過易志明認為，鐘樓和碼頭已混成一體，分開放置，頓失歷史價值。

其實，天星小輪公司是支持政府的填海計劃，興建中環灣仔繞道，但亦可繼續發展渡輪服務。易志明肯定地說：「天星小輪可服務多一個世紀。」他舉例，若拍板建迪士尼樂園，除了機鐵外，也可以發展水路交通，利用高速船直往竹篙灣；且中環灣仔繞道的通車，只會增加汽車流量，但海上交通卻從不出現「塞船」。

明報(1999-08-18) - 船公司：或加價四成 維港填海天星碼頭搬家

【本報專訊】政府正諮詢公眾有關新修訂的中環灣仔填海範圍，計劃中歷史悠久的天星碼頭亦要遷移。船公司擔心收入會因此減少三成，有可能造成加價壓力。

船公司準備於九月一日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出意見。

遷入港外線碼頭

天星小輪總經理易志明昨日出席一個政黨活動後表示，配合最初興建的中環灣仔繞道和當時建議的填海面積，政府準備在中環碼頭往坪洲及梅窩的七號碼頭附近興建八號和九號碼頭，以便天星碼頭於二〇二年底至二〇三年初遷移。

中環灣仔填海計劃備受批評，直至最近城規會才完成修訂填海面積。政府以港內渡輪的需求下降為由，認為不必興建新碼頭，有意重新編排中環碼頭的使用權，讓天星碼頭遷往其中一個現存的碼頭。

擔心租金收入減

易志明反對將天星碼頭遷往中環五號、六號或七號碼頭。他指出現時天星碼頭內的舖租和廣告收入佔公司總收入來源的四成，若遷移往上述偏遠碼頭，不但會失卻原有特式，而且更可能令公司減少近三成的租金和廣告收入。

他表示，屆時不排除調整票價，將目前兩條來往中環至紅磡和來往中環至尖沙嘴航線成人票價，由二元二角調整至三元，甚至三元二角或三元三角的水平，增幅達四成。

運輸署表示，由於現階段正接受公眾的意見，暫不回應有關天星碼頭的未來新位置，直至中環的填海範圍落實為止。

刁民公園

[當年沒有人反對拆天星？\(歡迎廣傳\)](#)

[diumanpark](#) | 15-Dec-06, 01:45 | [知無不言 · 蟹無不掛](#), [港聞刁視](#) | (1904 Reads)

曾特首，你聽到嗎？

學界支持保留天星碼頭

保衛天星碼頭的民間聲音，從來沒有間斷，連月來，參與者由部份熱心市民、專業人士及文化團體，已擴展至廣大學生、學者以至全香港市民，現已發展成全民運動，近日一群學生與市民更發起絕食抗議，要求停拆天星碼頭。

這場運動說明香港人對文化並不冷漠，他們關懷自己的歷史，渴求民主參與規劃公共空間；可是，政府官員好像完全沒有聽到市民的聲音，不單沒有考慮專業團體提出的另類方案，就連市民要求暫停清拆天星，再作商議研究，亦得不到官員的答允。

一直以來，整個天星碼頭及附近地區的規劃過程，問題重重。一方面，政府在多年前考慮公眾對填海工程意見時，所謂諮詢只局限於土地用途，並沒有就著清拆天星碼頭的決定作全面而廣泛的諮詢；另一方面，古物及古蹟諮詢委員會曾表達支持保留天星，但政府卻完全視而不見。而官員近日對反對聲音的回應，更暴露了政府對文化涵義、社會記憶和歷史保存，皆一竅不通。

保衛天星運動的參與者作出了連番行動，甚至多次以公民抗命方式，試圖阻止清拆工程進行，但是，政府的回應方式竟然是派出大量警察拘捕示威者，在工地外架起重重鐵馬，而且，還繞過正常程序，加速清拆行動！這完全違背特首曾蔭權強調的「以民為本」原則，亦不應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做法。

作為香港高等教育界中人，我們當然期望市民關心和尊重我們的文化和歷史，好讓香港這個城市能有更開放的氛圍，以孕育和釋放這一代人、下一代人的本土創意及文化主體。但目睹香港的文化被政府如此扭曲，追求保存歷史的公民力量遭到如此藐視，我們不得不站出來，盡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向特首曾蔭權先生呼籲：

1. 請立即停止清拆中環舊天星碼頭，原地保留原有建築；
2. 請貫徹「以民為本」的施政原則，與市民直接對話；
3. 請警方撤消對保衛天星公民抗命示威者的起訴。

發起人：

張超雄 陳清僑 熊永達 何芝君 司徒薇 許寶強
葉蔭聰 曾德平 陳家洛 黃英琦 莊陳有 楊陽

Can you hear us, Donald?

Scholars in support of the preservation of Star Ferry Pie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have spoken and their deman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tar Ferry Pier has not stopped during the last few months. Initially, the movement was started by some dedicated citizens, professionals and local community groups, but it has since evolved into city-wide movement that includes university students, academics and ordinary Hong Kong citizens. More recently, a group of students and local citizens had embarked on their own hunger strike to signal their demand for the government to stop the demolition of the Star Ferry Pier.

These actions show that Hong Kong people are not indifferent to culture. They care about their own history and wish to participate in the planning of public space. Unfortunately, their voices have fallen on deaf ears.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not only refused to consider the alternative proposals put forward by the professional groups, they also refused public demand to put the demolition on hold and discuss further over the fate of the Star Ferry Pier.

It is obvious that serious mistak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planning process on the issue of re-development of the Star Ferry Pier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 On the one hand,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conducted by the government only focused on zoning regulation of the area; the public was never been properly informed or consulted on demolition of the iconic Star Ferry Pi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as expressed views in favour of preserving the Star Ferry Pier, but their opinions were brushed aside by the government. If anything the recent response from our officials had exposed the government's utter inability to comprehend the meaning and essence of culture, social memor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heritage.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ave the Star Ferry Pier movement tried various methods, including acts of civil disobedience, in an attempt to put the demolition on hold. However, the government chose to react to the situation by sending out large police forces to the scene, arresting protesters and cordoned off the site. To add insult to injury, the government bypassed normal procedure to obtain a special permit to speed up demolition. This completely contradicts Mr. Donald Tsang's promise in his policy address that he would put "people first". This is also not an action that would be undertaken by any responsible government.

As a part of th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sector, we would of course like to see the citizens of Hong Kong respect and care for our culture and history, so that Hong Kong as a city can have an open milieu conducive to the nurturing of creativity, and the cultural awareness of this generation of Hong Kong people and of the next will be enhanced and activated. But seeing how the government had trampled over Hong Kong culture and how the voice of those whose wished to preserve their history were brutally ignored, we have little choice but to raise our views as intellectuals. We thereby urge our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1. To immediately hal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tar Ferry Pier and preserve the building in its original location;
2. To put "people first" as promised in the policy address and to initiate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 and
3. To drop charges against all protesters, who merely want to protect the Star Ferry Pier with acts of civil disobedience.

Initial signatories:

Cheung Chiu-hung Fernando

Chan Ching-kiu Stephen

Hung Wing-tat

Ho Chi-kwan

Szeto May Mirana

Hui Po-keung

Ip Iam-chong

Tsang Tak-ping Kith

Chan Ka-lok Kenneth

Wong Ying-kay Ada

Chong Chan-yau

Yeung Yeung

17 December 2006

Website of the Signatories http://www.nodream.info/star_appeal/index.php